

一 花园里的一对恋人

兰姑娘的家是一团和气而又安宁恬静的地方。她父亲自从挂冠归林之后，只在家里坐享大将军的俸禄，逍遥度日。他整天烟管不离口，除了睡觉的时候，才任它横在胸口的袍折子里。那时候，他的钟形纬帽斜搁在额上，红顶子微微歪着。他那做得一手好针线的夫人，常爱看着这已与她过了多少年的男人微微而笑。他们由于生活优裕，宁静的面孔上毫无烦恼的痕迹。他们膝下一共有两男两女。现在两个女儿正在客堂后面的小书房里攻读经书。他们的老师是个好好先生，胖胖的，而又时常喘吁吁的。学生偷闲不读书，他也并不怎么在乎，只有他突然从小睡中惊醒的时候，倒往往把闲玩的学生吓了一跳。

兰姑娘是很有志气的。她有伟大的梦想，那种梦想是如此的伟大，有时连她自己也有点儿害怕。因此她的梦想从来不告诉人，只暗暗的藏在心里，只拼命地求知识以求她的梦想终于有实现的一天。她又渴望在一个缥缈的未来，能够突破礼教的樊篱，走出去看一看在那花园围墙之外的世界。

父亲坐在那儿，懒懒地吸着烟，已差不多睡着了。母亲正在辛勤地缝衣。在另一间屋里的先生正在点头晃脑地打瞌睡。姊妹

二人也正在研读她们的书，不过纸上那些龙飞凤舞的字，她们究竟看清了没有，却是个疑问。

时正是闷人的春天，满园子里都开放着牡丹花、杜鹃花与木兰**那**。

兰姑娘手打着嘴，悄悄地向窗外张望。花园里阵阵蜜蜂正嗡嗡地唱出一片醉人的催眠曲。不怪先生瞌睡，父亲也睡着了！正是春天呀！兰姑娘的一双惺松倦眼却突然望到了花园的那一边，阿妈小竹正在走过来。那个佣人悄悄地走着，向上望了一望，正接触了兰姑娘的视线。她默然地以指按唇，左右张了一张，将头点了一点，随即转过身去，又悄然走回去了。

兰姑娘对于这个暗号是多么熟悉呀！她以前已经看见过无数次了。这个暗号就是说：“他刚刚从月洞门进了花园！”

兰姑娘看着她妹妹。妹妹虽一面在微笑，却有点儿着慌。她向摇头晃脑的老师紧张地看了一眼，又探身向前对父母张了一下。她几乎要摇头说不可以了。但是她没有，因为她很爱这个大胆的姊姊。从满人贵族家庭的小姐身份来说，兰姑娘确是够大胆的。悄悄的，慢慢的，兰姑娘由座上站起，转身穿过了挂帘，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她并没有惊醒她父亲，她母亲虽看见却没有问她。兰姑娘在这种时候到花园里去散散步原是极平常的事，而且小竹不是才在门口出现要陪伴她的娇小姐吗？那一定不会有什**害**处的。因此兰姑娘一直走进了花园。

这是一座极大的花园，园内正是千红万紫的争奇斗艳。牡丹红得像**婴**儿的小口，杜鹃花白里带红，像含羞的少女，至于木兰花则像圣洁的修道女。阵阵的蜜蜂由一个花丛飞到另一个花丛，吮着花心，嗡嗡乱唱，恣意享受春天的百花香。园子的四周列着各式大树，小径两旁也是短树成篱。树影照在大理石的椅子上与板凳上。花园最僻静处的一一个小凉亭的瓦屋顶上也正摇曳着树影与日光。那些修长的树干，伸着长满了叶子的大手臂，似乎告诉

人那儿有安宁，可使人享受一两时的出尘之乐。凉亭尽头的花园墙开了一扇月洞门，而现在这扇月洞门是关着的。

多么安全的地方呀！兰姑娘自己微笑着，一步一步地直向凉亭走去，毫无犹疑不决的态度。凉亭的门是关着而且下着锁的，但那把锁却有一个秘密机关，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三个人，一个是小竹，她有一把钥匙，但她却爱她的小姐胜于任何人，甚至于胜过自己亲生的骨肉。第二个人是兰姑娘自己，第三个人也就是知道月洞门秘密的人。当然还有第四个人可能也知道个中诀窍，但是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园丁不但很聋而且几乎瞎了，再说他又爱兰姑娘的。他永远不会泄漏她的秘密。

兰姑娘移动着那一双未曾缠过的纤足，笔直地往凉亭走，忠心小竹则恭敬地跟随在后面。到了凉亭，她一径迈上台阶，进了门，随即把门无声地关上。小竹没有跟进去。她不但很聪明，而且很爱兰姑娘。她跑到凉亭附近的一个大理石凳上坐了下来，面对着凉亭前面的一带地面。因此正屋里如果有人往外看时，只要看见她，就会想兰姑娘必定也在凉亭前面，不至于有其他的猜想。

小竹的确是很聪明，不怪兰姑娘对她竟是绝对的信任。

兰姑娘进了凉亭，将门关上了之后，从一张长桌子旁边的方凳上站起了一位盛装的满洲公子。他一看见兰姑娘，眼睛便突然发出了光亮，也立刻注意到了她惊人美丽，她的纤手，浓黑的眉毛，以及露在粉荷色旗袍下的双足。兰姑娘的一身衣装恰恰配合了花园以及凉亭的色调。她的旗袍上镶着金穗子，一排宝石似的闪光纽扣，分外映出她的花颜玉貌。她的前额很高，一片前刘海上扎着一道红的丝线。她的双颊微微发红，关上门之后，就亭亭玉立地在那儿接受那位满洲公子的欣赏。

“荣禄，”她低低叫着他的名字，“我又来了。”

他将她的纤手一把握住。这两个人真像一对画中人：兰姑娘

是一身粉荷色的衣衫，荣禄则穿了一身华丽的禁卫军统领的戎装，足以互相媲美。他握着她的手，凝视着她的一对眸子，注意到了她绯红的双颊，更在那一片娇羞中寻着了他所最渴望的东西。此时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这是完全违反礼教的举动。满洲人的姑娘从来不许单独和一个公子相会。至于她秘密地前去和他私会，让他握她的手，对他一往情深地笑，尤属非礼。但兰姑娘却来他，而且让魁梧的荣禄握着她的手——紧而又不太紧的——更让他对她那双满含智慧，像一泓深黑色的池水的眸子，尽情地注视。

他们四手互相握着，轻轻的，他将她拉过去，轻柔地笑着，她并没有拒绝他。她没法拒绝荣禄，因为他是如此的温柔，在他的微笑之下，她的反抗全部解除了武装。

“兰，你美丽极了，”他几乎是耳语着。“我爱你比爱任何人都厉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与你相比。只要你想，你皇后也能做。天下的英雄都要将世界的财富献在你的足前，天下的英雄都要为获得你的青睐而互相作战。你多么的艳丽呀！我是多么的爱你呀，我不晓得你心里知道吗？”

兰姑娘半晌没有做声，只向他端详，对这个打破古礼，不怕她母亲震怒，而秘密来与她私会的男子，凝视不瞬。最后，她不禁嫣然微笑。

“我知道的，”她轻柔地说，“因为我也爱你。”

他们又互相拥抱——天地都似乎静立不动了。

凉亭之外轻轻传来了一些小声音。兰便从荣禄怀里向后挣退了一步。

“小竹的信号，”她耳语着，“我必须去了。明天来吗，荣禄？”

他点点头，很不情愿地将她放开

静静地笑着说：“过几分钟我就去给你的父母请安。这一

次我不打月洞门走。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父亲。你可以隔着门帘在你书房里听。我现在不告诉你是什么消息，因为我们的时间太宝贵，我只能说兰我爱你，我要永远地爱你，到死也要尽忠于你。”

她轻轻用手捂着他的嘴。这是一个大胆的姿态，因为满洲人的姑娘不可以有示爱的行动。然而，你瞧，荣禄不是说过他爱她吗？她一转眼已跨出了凉亭走了。荣禄从窗子里一直望着她的后影，直到她进了正屋。不久之后，他又看见小竹回来走到月洞门前。忽然月洞门豁然洞启。荣禄迅速地离开凉亭，走出了花园，既不望左，也不望右，因为他知道如果有危险，小竹是不会开门的。

然后他绕过了围墙，走进将军府的大门，吩咐佣人通报进去。兰姑娘的父亲从小睡中惊醒了，匆匆拾起袍折子里的烟管。母亲也将针线搁在膝盖上。隔着门帘的另一间屋子里，荣禄可以看见两姊妹正在用功读书，那位老先生忽然惊觉，厚嘴唇里发出了似乎不耐烦的一声哼哼。然后他用京话对两个女学生吼了一声，于是她们的头就低得更加厉害一些了。荣禄笑了，却装着没有看见隔室的情景。

他在靠墙对门的一张炕上坐下了，佣人捧上了茶点。兰姑娘的父亲向来是喜欢敬客的，尤其客人是荣禄的时候。他把荣禄当儿子看待，其实他内心的深处很希望荣禄将来有一天可以变成他的快婿。除了兰姑娘的母亲之外，没有人知道他这一段心思。她母亲也有一个跟这个相仿的心思，不过她也从来不曾说过，因为家里以及儿女婚姻大事都是父亲做主的。荣禄若能猜到这两口儿的心思，一定会好笑的。不过他不知道。

因此，兰姑娘的家里有五个人都怀着秘密。小竹与兰姑娘共同守着幽会所在的秘密。兰的妹妹猜着了七八分。兰的父亲和母亲也各有秘密。只有造成秘密中心的荣禄一无所知。

他是禁卫军的统领，手下有一队兵，是奉令看守紫禁城的四门，并保卫皇族生命财产的，为了这种重责在身，他常常获悉紫禁城以内的消息。他一有这种消息便来报告给兰姑娘的父亲听，因为他年纪虽老，但是对于一度指挥现已放弃的军队中的情况，仍然相当关心。

茶点捧上，客套完毕之后，荣禄道明了来意。

“皇后至今还没有生下太子。”他说。

老头儿没做声，只从口里喷了一口烟。但是他的眼睛很明亮。他知道，过一会儿荣禄会告诉他的。荣禄却似乎被仆人才端在他面前的茶以及放在他面前的点心，发生了深切的注意。过了好久，他才说：“中国皇位还没有一位继承人。”

这时候荣禄已经注意到隔房的兰把头不耐地一扭。

“因此，”他又接着说，“皇上已经下令要娶一位妃子了。当然，她必须出身于高贵的家庭。这道敕令里已经点好了十七名秀女。以后皇上会再下令择定吉日，以便她们到皇城里去备选。她们跟我说，皇后气得了不得。但是她也没有办法。不久，宫里就要有妃子了。皇上希望这位妃子能够替他生下一位传宗接代的皇太子！”

这时兰姑娘忽地做了一件惊人的事。她不顾她的老师，不顾她妹妹的皱眉蹙额，连书也不阖，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直走进了屋子。

“我的名字就在那十七名里面！”她锐声地说；“我知道因为我的心告诉我！”她以手抚着胸口。

荣禄的心冷了半截，他的胸口上感到了重压。当他接触到兰姑娘的视线时，他的脸成了死灰色。他旋过身去看着兰姑娘的父亲。父亲也正瞪着兰——他的嘴张得很大，说不出话来。

接着，一个佣人进来通报：“有圣旨到！”

跟着就有一名宫中的太监，耀武扬威地走将进来，捧着一张

盖了许多印的黄纸给兰姑娘的父亲。

一道圣旨！原来不过是一张黄色的纸而已。然而这一张纸却改变了兰姑娘的一生，也注定了中国的某一时期的命运。

兰姑娘的父亲，照例先行三跪九叩首，才捧读圣旨。然后他仰头来看荣禄。

但荣禄已经走出门外了。或许他已猜到，或许他的心已经告诉他这太监传来的圣旨的内容了。因此在老将军还没读完圣旨之前，他已经悄悄地从花园里溜走了。

二 卑微的补鞋匠

紫禁城里 通往东华门去的那一条南池子大街 真可以说是人烟稠密，肩摩踵接，热闹非凡。有挑葱卖菜的乡下人；有四平八稳抬轿子的苦力；有剃头匠在人丛中，当众表演，替一名苦力大掏其耳朵，引起不少闲人的注意。川流不息的人众，熙来攘往，不知所为何来。处处是人声杂沓，南腔北调。满街是男男女女，挤着拥着嘻笑不绝，走卒贩夫，随口撒野，不干不净。总之，这是一群原始的民众，只求酒醉饭饱，不管其他。他们觉得有的是无穷的时日，所以尽在闷中作乐。

这人丛中有一个年轻的补鞋匠，正闲守着他的皮匠摊。这个补鞋匠不十分得意，因为补鞋匠人微言轻，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可言的。他细眯着一双眼，挂着一片下嘴唇。他郁郁不乐地瞅着那围绕着紫禁城的高城墙，以及再过去一些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上的黄瓦。这一切都分外映出他自己的潦倒穷困。他若有所思地在嚼着一个萝卜，因为萝卜便宜，一个小铜钱就可以买到，而且不用火去煮。吃萝卜既不用盐，又不用燃料，这位补鞋匠连皮也不削，竟一股脑儿都吃了下去。他现在很穷，过去更穷，因此他知道食物不可糟蹋。行人挤着了时，他不留情地个个都骂。这并

不是说他恨天下人，只不过因为他命途多舛，所以自然而然地怨天尤人了。

过了半会子，他叹了一口气，也不顾前拥后挤的行人，将死盯着紫禁城的一双眼睛转过来在他那一身挡寒的破棉袄上，开始捉起虱子来了。然后又去查抄他从来不曾梳过的辫子。不时他的嘴里还在念念有词地骂人。这个家伙，倒是个心怀报复的狠东西。

这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李莲英。他浑身肮脏得无以复加，他的脸大约好多年都没有洗过。他年龄还不到十六岁，但是个儿却不小。像他这种人，中国处处都是，原不足奇，可是他却是值得注意的，不过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李莲英本人也不知道。

因为这位卑微的补鞋匠，脾气近于疯狂，而且是个嫉世如仇的家伙，已由天意注定了要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地留名。这时候，他正意含不平地望着关着城门的紫禁城，低声咒骂皇城里的人，如果没有人在跟前，他更会出声地骂。他渴望看一看皇城。就是赔了性命也可以。但是紫禁城却不是李莲英这一类的人所可以进得去的地方。

说起李莲英，他也有一段小小历史。不久之前，他还在北方终年胼手胝足，辛辛苦苦地当一名农人。在他父亲手里，他曾挨了不少竹鞭子。这些年来，李莲英吃得饱的时候少，吃不饱的时候多。他醒着睡着都念着吃饭，因为他的肚子经常都是空空的。

于是他从家里偷跑了出来，就投奔了人物荟萃，语言复杂的北京城，将那艰苦难堪的生活撇在后面了。可是李莲英还是不得满足；李莲英永远不得满足。由于他少年时候，蹭蹬坎坷，所以纵或他老年有成，也还是改不掉他那填不满的欲壑，以及那一股子怨尤之气。

他曾经当过拾垃圾的苦力——挑着两个篮子，捡煤块、香烟屁股，以及任何人家不要的废物。他捡拾的时候极其讲究，还用

一条有钳子的长竿子，免得弄脏了那已经污秽不堪的手。李莲英虽然终年不洗脸不洗浴，也不梳辫子，而且满身虱子乱爬，但他还有某种得意。

他得意他是李莲英。他现在的地位虽然低下，而比较过去已经高贵不少的事实使他相当骄傲。

他玩弄着那一把半圆形像剃刀似的双柄皮匠刀，心里想着过去，又憧憬着未来。他已从农人升到了皮匠了。如果他刻意进取，还能再进多远呢？他积蓄的天才可真惊人。就拿他吃的萝卜来说吧，买一个不过一个小铜钱，然而他买的时候却很少。因为他反正有的是本事，偷起来更便利经济。

他抬起头来，注意到周遭有点异样，拥挤的群众还是在那儿——他们总归是在那儿的。但忽然之间，大家都静了下来。李莲英对于闹市的嘈杂之声是不在乎的——北京永远是充满了吵闹的声音与臭味的。但是，一旦闹声停止了之后，他却开始注意了，其余的人也都注意了，于是李莲英抬起头来，看是如何一个究竟。

原来大街上走来了一队马队。骑在马上的人穿着华美的绸衣服，座下都是雄骏的蒙古种高头大马，不是灰的就是纯白的，马鬃长拂飘扬，鞍辔辉煌齐全，尽是皇家御马风光气。领着马队的是一个骑一匹灰色骏马个儿胖胖的人。他的后面则是一位相貌出众的骑士。一看就知道他是位大人物。他的头昂然直立，俨然世胄之裔。其他的人也都戴着用明亮的珍珠所装饰的帽子，不过谁的珠子也没有第二个人帽子上的珠子多，而且谁戴的帽子也不及第二个人戴的那么威武神气。在第二个人后面，共有十六个人跟着，也都骑着马。有些人手里拿着鞭子，当骑队耀武扬威地经过南池子时，他们一点儿不管大街上的行人，拿鞭子的更没头没脸地向碍路的行人挥打过去。

李莲英惊诧万分，张大了嘴。他这还是第一次到南池子。他

还不知道这一条热闹的大街上的习惯，或是显赫游行的队伍。

李莲英把挡在他前面的一个人的袖子一拉，嘴里恶狠狠地发话道：“站开一点儿，王八蛋！”那个人听说连忙让开。他对这个凶狠的皮匠甚至于还笑了一笑，结果李莲英接着又问道：

“那是谁呀？他们是什么大来头？居然拿鞭子打老百姓，就好像打落荒的野狗似的？”

那个人对李莲英望了一望，满脸惊异。

“大概你是初到北京的吧，怎么连他们也不知道？”

“够了！”李莲英不耐烦地抢白他，“回答我的问题！”

“那就是，”说着，那人又得意地停了一下，“当今天子咸丰皇上的总管太监安德海！其余的也都是比安德海小一点儿的太监，是他的从骑。他们刚刚到紫禁城郊的大街上去跑马的。他们住在皇城里，分享御膳房的山珍海味，那种荣宠还了得！”

李莲英问：“怎么是个太监呀？”

那个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老兄，你真是乡下佬，你难道不知道太监是当今中国的天之骄子吗？他们——你当真不知道吗？”

李莲英坚持说他不知道。

那人又笑了一次，然后才细细解释给他听，最后又道：“太监都是极富裕的。他们的钱多得不晓得怎么花。他们吃的都是最好的。你就瞧安德海吧，他那个肚子肥得像只猪，可是我敢担保他随时都能吃下东西去。”

李莲英轻轻地问道：“要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太监呢？”

“那一点不难，”这人回答。“只需一点儿勇气——和一把刀。譬如你手里的那把皮匠刀。”

李莲英眼望着那把刀，手里捏得更加紧一些。接着他又向那人追问了许多细枝末节，那人也不惮烦琐地一样一样地告诉他，好在他也不花钱，而且一面说话，一面还是可以看热闹的。

当安德海经过李莲英所坐的地方时，跟李莲英说话的闲人对

他深深弯下腰去，又闪立一旁以避开安德海从骑的鞭子。李莲英却没有站立，他只无礼地瞪着那一队骑队。大人物前面的领队人物俯视着他，高声叱道：“站起来！”他的声音，阴阳怪气像个女人。

可是李莲英没有站起来，他简直没理那人，只又拿起一个萝卜来吃。幸而，后队人马已经赶到前面，前面人马不得不向前走，否则得罪皇帝太监的李莲英，就难免一场刑罚了。

“安德海！”李莲英自己嘀咕着；“安德海！”

这个名字听起来并不陌生呀，在中国要调查一个人的祖宗三代不是什么难事。他决心要记着这位总管太监的名字以便加以访问。骑队过了半天之后，李莲英还低着头在想。他又一次举目望那紫禁城的城墙与宫殿顶上的黄色琉璃瓦。现在他脸上的那怨毒之气似乎是消失了。李莲英虽然没有进过学校，从来没有读过经书，也从来不会写弯弯曲曲的字，但他却是一个聪明的人。

到了晚上，李莲英慢慢地走到北京的一段偏僻的地方，一路打听关于太监的事，关于如何进入紫禁城的事。除此他又问了许多关于安德海的事。

最后是一位说大书的老头儿给予了他所需要的线索。说起来是很惊人的一件事；谁能想到这个麻子补鞋匠李莲英竟是咸丰皇帝御前总管太监安德海的一名远亲呢？

李莲英是个聪明人。这一调查满意之后，他立刻拿定了主意。他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客栈里住下，买通了一名伙计，然后实行他的计划。这些计划都是非常秘密的，他不曾对一个人说。李莲英一辈子向来是守口如瓶的。他之所以伟大也就是在于他这一种保守秘密的天性。

李莲英亲手自阉，变成了一个太监，等创口平复之后，他就紫禁城门口求见，将卑微的皮匠的出身永远撇在后面了。

三 咸丰选妃

这是中国值得纪念的一天。

同时这也是十七名戴红顶子的一品大臣的千金们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就是咸丰下诏，召十七名秀女进宫面圣备选的一天。北京城里城外都在传说着咸丰选妃的事。十七名秀女与他们的父母好不兴高采烈。要是女儿选上了，立刻就变成了皇亲国戚，既有权，又有势。那少女的本身，也就有了快乐——因此十七名秀女，个个心里都很着急，不知道选得中选不中。

只有兰姑娘并不着急。她知道，她心里一直是知道的。她之所以知道的理由，她只跟她父亲说过一次，其他的人都没有提起。

因为她是个虔诚的佛门弟子，所以当她的名字列在第一道敕书里之后，她就求告佛爷保佑赐福。她在花园里的一角每天焚香跪拜神灵，保佑她昌盛兴旺，并完成她的大志——为荣禄所不曾想到的大志。

这就是她告诉她父亲的故事：

“父亲，我在神座前焚香。香烟缭绕，谁知竟形成了一个人的脸，这个脸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但是我心里知道他是谁。父

亲 这不是个预兆吗 我一定会变成当今皇帝的妃子的。”

她的父亲有点将信将疑。他始终不曾了解过他这个女儿。她是梦想者，她父亲却是不懂梦想的。

兰姑娘有一次与荣禄私会的时候，双双站在凉亭外的假山石上，眼望园外的景致。那时正有一个骑队经过，其中有一个人吸引了兰姑娘的注意。她转身问荣禄道：“那人是谁呀？”

荣禄大为不乐，他的嘴唇抿了一下答道：“那就是当今的天子。”

兰姑娘的眼睛眯了一下，透着思索的神气。她自己对自己说：“那副脸是一样的 就是跟我在香烟中看见的脸一样！”

这是一个预兆！一个大吉也可能是大凶的预兆。要到后来才能知道。

可是从那一回起，兰姑娘就不再鼓励荣禄来与她相会了，而荣禄却一天比一天地更爱她。她越远离他，他就越爱她。

终于这重要的一天来到了。

高级满洲官员的家庭中的十七名小姐一同进了紫禁城，参见咸丰皇上与慈安皇后。

这十七名莺声燕语的姑娘，踏着高底的满洲鞋子，穿着五颜六色的旗袍，戴着黑色中间绣着荷花的高冠，各人的嘴唇上又都涂着一点猩红。各人的眸子都是亮晶晶的，满含着做中国皇帝妃子的希望。

兰姑娘面圣的时候比别人迟了一步。这可能是有心的，也可能是无意的。朝见皇帝是切不可迟到的，但兰姑娘却姗姗来迟了。或许就因为这一两分钟的延误，改换了中国的历史。

兰姑娘进紫禁城时，正逢荣禄站在城门口当值。他穿着一身禁卫军统领的戎装，十分伟岸，十分神气。他的脸上似乎含着希望又露着失望。兰姑娘使他很骄傲，因为他很爱兰姑娘，他希望她能选上，而宠冠一宫。但如果她当真被选上的话，那么佳人就

要永远与他无缘了。假使她没被选上，他将要终身不快乐，被选上呢，恐怕也不会快乐。荣禄虽心里想着这一切的事，但在兰姑娘进入皇城的时候，却昂然直立，一无表示。

他的眼睛一直望进兰姑娘的一对眸子里，又勉强使他的双唇不颤抖，说道：“兰姑娘，你今儿华贵极了！”

她微笑了一下。她一眼就猜透了荣禄的心思；但她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因此头也不回的就一直走了过去。

兰姑娘进宫的时候，其余的十六位已经到了。她们嘻嘻哈哈的，各怀希望，她们知道十七人当中必有一个人要选中做咸丰的妃子。这是一间套殿，内外殿之间隔着一层摆满许多贵重古玩的架子。窗子底下靠墙站着高如桌子的阔几，上面也满列着玉器、瓷器、景泰蓝、金器，与各种宝石等。墙上所悬的也都是大名家的书画，足证皇帝与皇后风雅不凡。砖地上响着来来去去的满洲姑娘们的高底鞋子的声音。她们各处欣赏殿内的古物，时时对咸丰抛出挑逗的眼风。

此外还有太监，佣仆与侍从女官也都在这间殿里。因此这间房十分热闹。当小姐们从皇帝与皇后面前经过的时候，皇后不用说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而咸丰却也几乎是很无聊的神气。

然后，荣禄的情人兰姑娘翩然而入。

兰姑娘并没有装成讨好的样子。是一个不增不减的兰姑娘离开她父亲的家，也是一个不增不减的兰姑娘进宫参见全中国的两个最高的大人物。兰姑娘的一举一动，莫不文雅自然。她既不向咸丰顾盼飞扬，也不着意讨乖卖巧。她似乎与咸丰一般的无聊。不用说，她是十七人中最美丽的一个，别人也都立刻看了出来。一时间，敌视的眼光与羡慕的眼光都集中在兰姑娘一人身上，但是她一点也不介意。

然后总管太监安德海，就以低沉的声调，报起十七个人姓名与岁数来。

“ 宝玉。”

“ 兰。”

.....

皇后对于选妃子一事也在旁参加意见。当十七个都跪拜朝参如仪之后，咸丰往往指出某一个问：

“ 你以为这个怎么样？”

皇后就拉着这位姑娘品头评足地说：“ 她不行！她的手不是高贵人的手 忒粗了！”

皇后说的是宫中的话，十七个人都听不懂。

“ 这一个如何？”

“ 她也不行。她走路不够娴雅。”

“ 你想十七个当中谁最合适？”

“ 我以为那个叫宝玉的一个还可以。”

皇帝几乎笑出来了，几乎忘记了他的做帝皇的尊严了，因为宝玉既有几颗麻子又是斜眼，根本谈不到美丽，而且她走路又不十分文雅。她因为急于要选中，所以老对咸丰皇帝卖弄风骚，而由于她的斜眼，反而弄巧成拙。所以皇帝一听提到宝玉，只摇摇头。

“ 朕喜欢那个叫兰的秀女，” 最后他说，“ 她可以说是仪态嫣然 既不装腔作势 又非常的美丽。”

“ 我以为她不适合，理由就是陛下所说的！她太美了，恐怕弄不出好事！”

咸丰又一次摇摇头，可是为了另一个理由摇的。兰姑娘察言观色，早已心里有了数。聪明而机灵的兰姑娘早注意到皇帝陛下的龙目几次向她望了又望。在这时候，荣禄的影子并没有一次涌上她的心头来。她希望那炕上坐在皇后——兰姑娘立刻将她看作是一个敌人——旁边的男人要将她从十七个人当中选出来。每当他不注意的当儿，兰姑娘就端详他的脸，觉得和她在香烟中所见

的脸一模一样。

这时候，其余的十六名秀女，瞧了咸丰的情景，已知道他对兰姑娘情有独钟，大家都不由对她发出既妒且羡的眼光。兰姑娘虽喜得心头怦怦乱跳，但颜色之间却一无表示。这十六个人明知无望，依然逗引皇帝的注意，格格痴笑，走来走去，故意表示庄严，又频频叩头，意思想叫圣上改变龙心。

兰姑娘却没有再朝咸丰看，她已经知道了她所要知道的事。

参见大礼即将完毕了。皇帝在炕上移动着，他的眼睛又向兰飞了一下。无疑她是十七名中最美丽的人。

过了一会，总管太监对墙上的大钟望了一眼，宣报道：“朝见已毕，请各位且退。”

没有人被选上吗？那是不可能的。十六个人没被选上，一个人被选上了。但是请十七个人一齐退的意思是要叫那没被选上的十六个人不丢“面子”。虽是十七个人一齐离宫，但有一个是要奉诏再来的。

于是十七名满洲姑娘都齐齐对皇帝皇后磕头告辞，然后退出。

兰姑娘到紫禁城门口上轿时，只对荣禄望了一眼，不曾好好看着他。她心里正在想，不久之后，就要有另一道诏书将她召回宫去，因此荣禄脸上的忧愁，她根本没有注意到。

她当时是否确实知道她已经被选上呢？

许多年之后，她对人说：“我虽是跟别人一起退出，可是我知道我不久就要回去的。”

她在哈德门大街停下来，到一家铺子里去买点东西。店里的伙计大约是过去生意清淡，所以对她不大客气。兰姑娘对于店伙计的无礼大为不悦，发话道：

“等我做了咸丰皇上的妃子时，我要将你的头砍掉！”

店伙计哈哈大笑，但是兰姑娘没有忘记这一句话，那一名店